

# 塔吉克族服饰文化传承研究

文 / 李楠

**摘要:**以塔吉克族服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塔吉克族服饰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及传承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和思考,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对塔吉克族服饰的销蚀是导致该民族服饰面临消亡的最主要原因。并着力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①认定、培养传承人与设立传习所;②全民族性的传承与保护;③理论指导实践,实现双向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塔吉克族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在中国美术馆里,油画作品《塔吉克新娘》曾令整个画坛为之一振。深沉的黑底背景上以红色为主调的塔吉克人物形象,直奔喜庆主题:从披巾到外衣再到项圈的红色调变化,极富层次性;新娘头上的硬圈帽,外沿暗红色底子上有亮红的刺绣花纹,它和银项圈、银耳坠共同体现出塔吉克民族特色。<sup>[1]</sup>这件被誉为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开山之作的作品是1983年油画家靳尚谊先生对塔吉克民族的传神写照,民族服饰不仅艺术地表现和美化了人物,更充分展现出塔吉克族悠久的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这件油画精品对研究我国塔吉克族服饰文化、民间美术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早在《塔吉克新娘》问世之前,中国塔吉克族服饰已经蜚声世界。然而就是这么一项工艺精湛、历史悠久的传统服饰,近20年来从该行业内部频频发出“危机”、“抢救”的呼声。尽管主客观原因有很多,但现代社会变迁对塔吉克族服饰的销蚀是导致该民族服饰面临消亡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文化部果断地把“塔吉克族服饰”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2011年5月宣布它

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然而问题并未就此解决,相反,在全球现代性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把塔吉克族服饰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并没有改变它目前的尴尬处境。这门传统服饰该如何活态延续?保护文化多样性该如何应对社会变迁现代化的挑战?

## 1 塔吉克族服饰与独特的文化

塔吉克族服饰是塔吉克民族文化特别外显的一个表征。200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普乡一处台地上,发掘出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拜火教遗址,其历史可追溯至2,500年前。这一发现支持了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之间活跃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长久居住在此的塔吉克人作为这一古老文化、习俗的主要传承者,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学术界认为,这个民族的先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中亚草原分别迁徙到了伊朗高原、印度、欧洲以及中国的塔里木盆地。现在有这个古老民族的亚洲国家不只是中国,

**基金项目:**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一般项目(HW15080)

**作者简介:**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与我们接壤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也都有塔吉克人的分布。<sup>[2]</sup>

本文所讲的中国塔吉克族(高原塔吉克人)和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塔吉克族(平原塔吉克人)不是一个民族,两者在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上都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塔吉克族是一支独特的高原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及附近一带,人数相对于平原塔吉克人较少,是伊朗部族的后裔。中国塔吉克族以游牧为生,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sup>[3]</sup>

塔吉克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那里过去交通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保留了许多传统、独特的服饰。塔吉克族服饰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石头城(位于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驿站,作为中原王朝的辖境,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孔道上。从彼时起,塔吉克族先民受到当时业已发达的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形成了暖裘毛褐、奇巧装扮的穿衣习惯。北魏至隋代,这一带出现了西域古国——喝盘陀国。喝盘陀人是中国塔吉克族的远祖,多用皮毛、毡褐为面料。唐代,此地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塔吉克族服饰继承古西域服饰“胡服”、“袷袂”形制的遗存并对其升华。明清两代,在塔什库尔干中心地带已有一批塔吉克族的小村落,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服装用自治土布和外来的丝绸渐渐增多。清末民初之后,塔吉克族服饰逐渐从新疆传入内地,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塔吉克族服饰几千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一起成长,是中国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中国塔吉克族的大本营,这里山高天寒、草场稀疏,资源匮乏,游牧生产方式明显。这个中国唯一的塔吉克自治县里生活着中国60%以上的塔吉克族人,农牧区里几乎全是塔吉克人,他们辗转于夏季牧场和冬季营地之间,多年来这种散淡的

游牧生活没有太大的改观。虽然他们生活艰辛,更谈不上富足,但风格鲜明的塔吉克族服饰却较好地保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高寒地区没有明显的四季分界,他们的服装主要以棉、皮衣和夹衣为主。20世纪50年代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它是新疆地区东联西出、西进东销的主要国际通道,该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塔吉克族聚集地。从地貌上看,帕米尔高原就是一个脱色的世界,颜色单调,所以当地塔吉克人喜欢红色、黄色、白色这样醒目的颜色,配上鲜艳的装饰,成为苍凉高原上最靓丽的风景。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服饰被称为“高原彩虹”之首。

泽普县有一个布依鲁克塔吉克民族乡,作为已经成立30年的民族聚集区,能够大量展现塔吉克多彩的民俗事象,因此泽普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发展成为塔吉克族的文化县。纪录片《叶尔羌河的抒说》在此取景,呈现了塔吉克族的服饰风情。这里的塔吉克服饰从高原冰山上的塔吉克服饰发展出装饰性更强的特点,糅合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和对财富、生活的态度,那些巧夺天工的绣花技艺和富有特色的民间图案,形式变化多端,配饰千姿百态,盛装更为夸张大胆,是其独特审美意识的流露。<sup>[4]</sup>

莎车县孜热甫夏提塔吉克民族乡的塔吉克人发挥其民族悠久刺绣历史的优势,其刺绣风格与形式在众多民族绣品中最具特色。绣工常将虚幻与具象、写实与写意交织在一起,出于感性认知再造出来的新形象,织就成精美的塔吉克族服饰。服饰色彩华丽、纹样美观大方,极为秀美,具有“造型简练、色彩对比强烈、图案装饰性强”的民族工艺特色。

除了塔什库尔干、泽普、莎车几个主要的塔吉克族居住区外,附近的叶城、皮山、阿克陶以及岳普湖等地也存在少量的塔吉克族居民。

颜色艳丽、绣技精美的塔吉克族服饰品类繁多。既有像花帽、连衣裙、坎肩、袷袂、头巾、衬衣长裤、腰巾、围裙、手套、腰带、毛袜、荷包、

手帕、皮靴之类的实用品,也有像铜链、“斯力斯拉”银链、“阿勒喀”、流苏、白扣、银元等之类的装饰品。

中国塔吉克人之所以会把塔吉克族服饰发展出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意蕴,除了本身所呈现的形式与色彩特征之外,还有更复杂的三点原因:

(1)从宗教习俗角度看,塔吉克族服饰背后有强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在支撑着。塔吉克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多种宗教,每种宗教的象征符号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复合式地呈现。首先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塔吉克人对太阳的崇拜表现在塔吉克妇女帽子上,是一种简化的“十字”形符号刺绣。塔吉克族最开始信奉拜火教,服饰中“圆形、方形、三角形和亚腰形”纹饰母题的提炼和应用,顺理成章就成了宗教因子的视觉阐释。袄教中把红色当做火、把白色当做神的色彩象征在服饰中也反复呈现,譬如塔吉克婚礼中新郎、新娘要穿红白色的衣服,新郎帽子上要缠上红白两色的绸带。<sup>[5]</sup>对塔吉克服饰影响最大的要数新疆的伊斯兰文化了。虽然同维吾尔族相比,塔吉克族的宗教活动极少,清真寺很少,教徒也不封斋、不朝圣,但塔吉克族服饰的图案以几何、花卉、植物为主,基本上不出现动物图案,因为伊斯兰民族反对偶像崇拜。可见,塔吉克服饰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它是非常典型的特色文化。

(2)从人类学和美学观念角度看,塔吉克族服饰保留了传统独特的高原民族特色。塔吉克服饰之所以以其独特的形式构成和色彩称绝于世,这与塔吉克人的体貌特征有关。塔吉克人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特征,眼窝很深、肤色很浅、头发淡金、薄唇高鼻、眼睛碧蓝或灰褐,和中原人的外形完全不同,因此服装的审美情趣和式样搭配与其他民族相比也完全不同。这种独特性在塔吉克的女帽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塔吉克族女子一年四季头上都戴一顶“库勒塔”帽(图1)。这种库勒塔帽几乎成了塔

吉克族女子的标志,在中国56个民族中独树一帜。“库勒塔”圆形硬壳,黑色的绒布制作,顶部和帽沿四周都绣有红、黄、绿和蓝色的精美图案,而且帽子的花纹千变万化,没有任何两顶帽子的图案是一样的。戴在高鼻梁、大眼睛的塔吉克族姑娘头上,犹如顶着一个花箱。大多时候在帽子上要蒙一块长长的红色、粉色或黄色头巾,别致而迷人。到了冬季,她们还在圆帽里衬些棉花或驼绒,并增加后围作保暖,这款“谢依达依”冬帽依然花团锦簇,十分艳丽。



图1:塔吉克族女子的“库勒塔”帽

(3)塔吉克族服饰习俗与他们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服饰与人的生活相宜。塔吉克族的各种服饰,都是适应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原草场并从事畜牧业,塔吉克族穿着多取之于牲畜皮毛。他们喜欢在帽檐衣领、袖口、衣襟、下摆镶以细毛皮,冬天还穿一种用黄羊皮、牛皮或驼皮自制的尖头软底皮靴“却罗克”。<sup>[6]</sup>这种服饰不仅可以御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挡风沙的侵袭。

## 2 文化保护与社会变迁的冲突

塔吉克族是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群,人均收入在新疆地区最低,物质生活极为贫困。特别是塔什库尔干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地区,地广人稀,距离喀什最近的城市都要300公里,全是山路,交通不便。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足以造成文化的阻隔,决定了他们无法过多地依靠外来资源,也生成了塔吉克族独有的文化特质:他们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以家族为核心,敬老爱幼、团结互助、自尊自爱、离婚率低、社会治安最好、犯罪率基本为

零。从塔吉克族的分布规模上看,他们营造一个紧密联系的生存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依靠亲属、家族和乡邻之间的互助维持,而不是政府和宗教,所以塔吉克至今以族内婚为主、甚至近亲通婚的习俗,目的就是加强这种互助体系。他们的文化处处表现出一套自身的价值体系、权威体系和救助体系,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彼此之间多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时,塔吉克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探险家们认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塔吉克人虽然贫穷,却很诚实。我想,这种诚实源于塔吉克人的亲缘体系,塔吉克大家庭培养的是互助、诚实的人,如果不具备这种品质,则无法在大家庭中立足。”<sup>[7]</sup>塔吉克族自身营造出一种和睦、安定的传统社会结构,这使塔吉克族个体得以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从1949年建国到2000年,这50年时间里,塔吉克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由于人口压力过大,当地牧民面临着草场严重不足的困难,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加之雪灾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游牧生产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许多人看来,畜牧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农业定居成了塔吉克人摆脱困境的最佳模式,近80%的塔吉克人开始种地,把草场开垦为农田。可是帕米尔这样的高寒地区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的举措也没有增加塔吉克人的收入,塔吉克人的贫困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针对于此,党和政府决定拨款帮助塔吉克人走下大山,实行异地搬迁,从事农业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旅游的繁荣,外来人口日益增多,外来的文化不断进入,帕米尔高原再也不是一块封闭的净土。从2000年开始,政府投入3亿帮助1万塔吉克群众搬迁下山,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是政府最早扶持、安顿塔吉克人的移民搬迁地,这一举措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善,还

有文化上的变迁。<sup>[8]</sup>塔吉克族牧民的异地搬迁,从牧场搬至平原,必然要放弃熟悉的文化模式,去适应另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服饰这个民族文化符号,在许多平原地区已经消失得几近干净,只有头顶上的“塔吉”帽子还能标志着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塔吉克族的服饰文化因此整体性地陷入了生存危机。

让塔吉克人搬迁直接影响到了塔吉克族服饰保护这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塔吉克服饰与塔吉克人高鼻深目的体貌特征、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这些事项与高寒的环境相适应。搬迁下山的塔吉克人离开了帕米尔高原就不是纯粹的塔吉克了,他们进入温度很高的塔里木盆地生活,突然之间完全变成农民,游牧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分散,与游牧活动相关的服饰也将难得一见了。传统的塔吉克族的服饰很大程度上被当下的现代服饰取而代之,这对保护民族服饰是一个冲击(图2)。如今穿塔吉克族传统服饰的人少了,就连做这种衣服的人也稀少起来。



图2:亚库提一家拍照留念

位于帕米尔高原最高处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服饰传承的窘迫现状非常明显。传统服饰制作起来耗时耗力,渠道少,价格昂贵,导致这项制作技术在弱化。同时,审美观念的变化,使得很多年轻人喜欢现代衣服的便捷与美观。该地区采取的做法:①为了不让塔吉克服饰这个传统失传,只能利用部分的服饰如帽子,搭配上现代服装,来保住民族特色。譬如,塔吉克男装的主打产品已不是传统服饰,而是

完全现代化的服装。过去,塔吉克男子都有一身标准的“裕祥”,即一种无领、无口袋、无扣的长大衣,裕祥的腰间还要系一块三角形的腰巾,腰巾上绣有花图案。如今裕祥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服和皮夹克。②在装饰方面尝试使用刺绣代用品,近年来,他们尝试用机绣和印花材料替代手工刺绣。过去塔吉克姑娘人人擅长刺绣,无论男子的“吐玛克”帽顶、衬衫缘边、三角腰巾,还是女子的“库勒塔”帽沿、连衣裙、坎肩和腰巾,都绣有精美的图案。现如今为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机绣和印花广泛应用到塔吉克服饰当中。

对于塔吉克服饰的传承而言,最大的危机可能还在于因为原有文化体系的抛弃而导致造物习俗、尤其是用物习俗的流失,并且导致传统手工劳动的后继者严重匮乏。塔吉克服饰的文化价值并不局限于技艺秘诀、工艺技巧等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以手工的方式表现出塔吉克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俗等人文内涵,这才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塔什库尔干县城的一位塔吉克族妇女比比努尔·伊拉拉洪从小喜爱绣花,她家的墙上、柜子上、床上挂了许多她的刺绣作品,她介绍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穿现代的衣服,制作塔吉克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和几个爱绣花的姑娘一起研究和制作塔吉克族传统服饰,这种衣服既可以满足过节时大家的需要,又可以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像比比努尔这样的服饰艺人并不太多,很多拥有制作技术的人早就改了行,断档失传的危机使塔吉克服饰难以为继。

对塔吉克牧民搬迁定居后原有风俗消融的问题,长期从事民族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杨圣敏教授说:“过去我们是从农耕民族的角度看待所有的民族,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优于游牧、狩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实行退耕还草等政策,但是人口较少民族还没有完全享受到这些政策,他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在提供‘帮助’

时,首先要看施助者是否尊重受助者的价值观、传统文化,是否在保持原有价值体系、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帮助对方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往往会把受助者原有的东西全盘否定,认为自己的才是正确的、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立足于塔吉克社区原有的文化基础为之服务,破坏原有基础的做法就不可取了。政府用3亿元安顿1万塔吉克居民,平均下来每位塔吉克人都有3万元的补助,如果把这笔人均3万元的资金用在他们的社区,在塔吉克族的传统生活中引入一些现代的因素,那就可以干很多事情,或许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位民族学专家关凯说:“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对不同少数民族的不同性质的传统文化表示出特别的尊重。我们是在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制定政策、展开实践。对草场的划分、让塔吉克人搬迁下山,实际上是在挑战塔吉克人原有的文化系统,侵蚀塔吉克人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sup>[9]</sup>当然,他们对塔吉克人保留这套传统文化的呼声与政府决策有些冲突,毕竟很多人仍将经济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认为传统社会必须向现代社会转换才有意义。但因为社会变迁可能导致整个塔吉克文化变迁,进而风俗骤变、服饰失传,这一难题确实令民族学家们忧心忡忡。

### 3 对策

中国塔吉克服饰这个古老的衣装文化在近20年里已然改变,或者说产生于当地高原生活上最有价值的文化基因之一——服饰发生了丢失现象,历史无情地让塔吉克服饰成为了亟待保护的遗产。很多服装学者担心塔吉克族服饰在未来因抢救不及时而成为绝唱。对此,笔者有三点建议:

(1) 认定、培养传承人与设立传习所。这一目的是能够将塔吉克族的服饰真实有效地传承下去。只有明确了传承人素质的重要性,才能有效开展这项传承活动。当然传承人必须精通塔吉克族服饰研究与制作,然后依靠自己

“传承人”的头衔建立传习所,推动塔吉克服饰的研究。甚至国家可以给予传习所办学所需用地、资金、税收上的帮助。

(2)全民族性的传承与保护。注重整个塔吉克族的教育与宣传,尤其是从小学生开始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教育。可以在中小学开办关于塔吉克族服饰研究的课堂,甚至可以设置为一门手工课,或是可以创造条件让中小学生参观塔吉克族服饰的制作等,这样从小培养孩子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

(3)理论指导实践。很多优秀的学者在研究塔吉克服饰文化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并未反馈于塔吉克人,更多地变成印刷品进入资料库中。因此,理论同实践迫切需要结合。精通塔吉克文化的学者可以适当地为当地民众做一些讲座,也可以将更多的塔吉克族文化知识传播给当地的族民。总之要有一个双向的良性互动。

我们见证了塔吉克族服饰文化的灿烂,从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出塔吉克人无惧于高海拔、寒冷、强烈紫外线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世代在此生息繁衍。高原上的那一抹红就是塔吉克人豁达、乐观的最好写照,也是塔吉克人对生

命的讴歌。如此辉煌的民族文化在衰败,引起广泛关注。然而传承的路却布满了荆棘,该通往哪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1]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12.
- [2]西仁·库尔班,赵建国.塔吉克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 [3]赵芸.论塔吉克族传统服饰装饰纹样的民族文化心理[J].美术大观,2011(2):67.
- [4]光同敏.新疆塔吉克族帽子图案特征呈现研究[J].装饰,2015(1):86-87.
- [5]吴世宁.塔吉克族图案艺术与色彩情结——塔吉克族花帽与头饰艺术赏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74-76.
- [6]赵妍,徐东.塔吉克族传统服饰特征及其文化探源,天津工业大学学报[J].2002(5):25-27.
- [7]木克代斯·哈斯木.塔吉克族民俗服饰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及成因分析[J].新西部,2010(11):23-35.
- [8]任文杰.塔吉克族妇女配饰的宗教、游牧文化印记考述[J].新疆社会科学,2014(5):10-18.
- [9]阎洪瑛.塔吉克族服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J].中华文化画报,2010(1):52-57.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24日)